



往事印痕

稻菽起千浪 鳧水绿波心

◎春晓

到了穿单衣也会出汗的时候，我又要问大人了：“好去榜河了吗？”

“榜河”就是游泳，老家方言里没有“游泳”这个词，这个“榜”字是我根据声音结合意思杜撰的，字典里的意思是“用锄翻松土地”——游泳不是像把河翻松？

也有外来户把游泳叫作“鳧水”。“鳧水”这个词倒是有些出处的。鲁迅在《呐喊·社戏》里写道：“这十多个少年，委实没有一个不会鳧水的，而且一两个还是弄潮的好手。”刘白羽《一个温暖的雪夜》里也提到：“出一身热汗，扑通一声跳到碧清的河流里去鳧水，那有多舒服。”

大人们无一例外都会说：“早呢早呢，楝树滚滚还没结呢。”

“楝树滚滚”又是一个方言词汇，意思是楝树子。“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楝花为末。”楝花开就意味着春尽夏至。但这个时候还不可以榜河，说是要做下毛病的。

等到梅雨过了，稻抽穗了，知了叫得声嘶力竭了，安静了三季的河就兴奋起来了。

我家门前有一条名叫四塘横江的河，水面宽约四十米。夏天的傍晚，河面上下汤圆似的浮着附近的农家孩子，个个好似鱼龙舞，欢腾赛过鹅鸭叫，钻狂澜，逗浪花，最轰轰烈烈波微步，逍遥跃上翻腾浪。

在江南农村，不会游泳是危险的。我和哥哥都先后差点被淹死。先是我。上学前一年冬天，我和哥哥到一户农家做客。阿姨带我们从供销社买吃的回来，远方敲锣打鼓一支迎亲队伍，我们引颈眺望。不承想，脚下的岸塌了一个缺口，我身体一斜，握阿姨的手放开，懵懵懂懂的，就到了河里。我本能地手脚乱动，倒也没沉下去。一个挑担的男人路过，当即下到坡底，伸过扁担让我抓。说也奇怪，我渐渐地就往扁担扑腾过去了。阿姨脱下棉袄包住我，男人抱着我飞奔回阿姨家。喝了些姜茶，睡了一觉，傍晚时我又活蹦乱跳了。

然后是哥哥。妈妈还在收拾晚餐后的桌子，我们急不可耐去棉站大院内的水塘。他说声：“妹妹，看我憋气时间长不长。”就沉到水下。那时我们正学憋气。他迟迟不上来，我说：“哥啊，你今天好厉害，憋气时间这么长。”他久久不上来，我奇怪了，才想起找妈妈。路上看到熟悉的大人，面子薄，不敢说。妈妈一听赶紧扔下抹布跑，拖鞋跑掉了赤脚跑，看到那几个大人就高呼“救我儿子”。哥哥被捞上来已像死了一样，送到卫生院，过了十多二十分钟，哥哥“嗯”了一声，人群一阵轰响，我也能呼吸了。因为妈妈说哥哥要不醒来要我好看。我一直不明白，哥哥怎么就不晓得扑腾呢？

如此，爸爸就铁了心的要教会我们游泳。本以为我有游泳天赋，可到了水里怎么扑腾都下沉，爸爸怎么演示怎么吼都没用。哦，记忆中的浮力，浮力，你怎么就消失了呢？有一天夜里做了个梦，梦里优哉游哉地划，身子就树叶一样漂起来了。第二天，照着梦中的感觉游，果然游起来了。当天，我已能游出十几米。原来，学游泳的难点是放松而不是学姿势。

游泳，蛙泳、蝶泳、自由泳、潜泳、踩水，这些水里的本事对我而言全不在话下。仰泳时只需稍稍动动脚掌，人就稳稳地躺在水面上，游一个小时也不会累。高树知了嘶叫，身下水波清凉，间或小鱼啄你身体，那滋味比如今躺在席梦思上好多了。男孩子们总是淘气，会突然蹿起来泼你一身水花，呛得你鼻腔发酸。

最刺激的莫过于跳水了。粮站旁有一座桥，印象中离水面有三层楼高。记得刚学跳水时，几天里，我“光打雷不下雨”，架势摆了几十回，就是跳不下去。那天，冷不丁被一个男孩推了一把，我像石头一样坠落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——完了！尖叫声划破河面。果不其然，被水面撞痛却得不到一点承托，无可救药地下沉，水色从来没有过的暗沉，水声汨汨如死神的狞笑，长发遮眼如水鬼的魅影。绝望中，这股下沉的劲道突然减弱终于无，一股相反的力量托举我上升，我赶紧挥手蹬腿，水面变亮——我重生了！上岸后，我顾不得找那个男孩子算账，再次体验类似飞翔和劫后重生的快感。到后来，我像上了瘾，每天不跳几次水，一晚上都不畅快。

现在，在规整、卫生的泳池里，再也没有童年的那种舒坦劲了。有时我也会遗憾地想，生活条件便利的同时，难免会失去一些野趣，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是这样吧。

人生何处不遇见

◎楼坚佩

去年夏天，家里的洗衣机坏了，脱不了水，赶紧报修。两天后，下午3点多，维修师傅上门了。

师傅是骑摩托车来的。一个三十出头有点腼腆的小伙子，穿一套草绿色的工作服，皮肤黝黑。他拎着工具包在我家门口站住，问：要换鞋吗？我说不需要，他就径直走到卫生间打开洗衣机检查起来。

盛夏，下午3点，最热的时候。卫生间又在房子的西首，异常闷热。加上师傅在烈日下骑车暴晒吸了热量，不一会，就看他满头大汗了。我给师傅倒了杯水，让他到外面吹吹风再修吧。师傅愣了下，许是很渴了，接过水杯，一饮而尽。然后说，谢谢，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

一会，师傅叫我过去，指着从洗衣机出水口掏出来的五个硬币说：没其它毛病，就是硬币堵了出水口，以后有类似的情况，你们就自己掏掏吧。我向他请教洗衣机清理消毒的方法，他从工具包里拿出一包洗衣机专用清洗剂送给我。

修完机器，师傅拎着工具包出门。我送他到门口。师傅在开动车子前冲我点点头，我们像朋友一样微笑告别。

看着师傅远去的背影，不由地想起两年前的经历。也是一样的盛夏，我在商场买了个空调，商场服务员承诺乡镇48小时内安装到位。结果，

暖聚焦

48小时过去了没人来装，第三天、第四天我电话过去催，才说抱歉太忙实在派不出人手。第五天下午五点半，总算接到了安装员的电话，内容是：今天太晚，不来装了。我当时火冒三丈，斩钉截铁，冷若冰霜地回答：已经五天了，今天，必须来装好！

六点多，安装工骑着摩托车到了。一脸疲惫。定是我的冷漠令他反感，除了问空调在哪儿，他全程拉着黑脸，不与我有任何交流。我呢，也很没风度地不给一点好脸色，只是关照儿子，一会师傅装室外机的时候千万给他扶牢梯子，就转身进厨房准备晚饭。

大概20分钟后，我去屋外剪葱，走到门口愣住，才下午六点多，天全黑了，暴雨就在眼前。这时，儿子从楼上下来，我问空调装得怎么样了？儿子说装好了。我问师傅呢？儿子说刚刚走了，你没看到？就在说话间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而下。

站在门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心里无比自责、不安：大雨倾盆，不知道师傅有没有雨具，能不能刚好找到躲雨的地方；如果……万一……我不敢想下去。晚装一天空调怎么了？感觉自己的冷漠就像这暴雨一样浇得师傅透心凉，也像针一样扎疼了自己。

从此，即便是在路口、菜场遇见陌生人，我也总让自己面带微笑。

人生何处不遇见。在每一次遇见时尽量用微笑、尊重、宽容去对待，除了能得到同样的微笑、尊重，还能遇见更加善良、温和、仁爱、悲悯、柔软，多好。

菜籽油

绿生活

◎沈东海

菜籽油是个好东西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了，虽然种的面积都较小。

父亲是个勤快人，虽然家里只剩下了一亩不到的地，但是闲不得。去年秋季，收了稻子的第二天，父亲就开了地，下了油菜苗。急性子的他，知道地是耽搁不起的。有句老话这么说：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”他是个老农民了，比谁都懂得此道。

在父亲的一双巧手侍弄下，第二年春天，油菜就长得老高了，花开得密密麻麻，很有点气势。这是父亲第几个年头种油菜了，我确实记不得了，但我知道父亲是越来越喜欢种了，毕竟外面买来的油他是不放心的；不放心的东西，他都要亲力亲为的。

前阵子天气好，父亲就把油菜籽收上来了，足足装了四编织袋，说是快有三百斤了，能打出好多油了。所以，性急的他这周就叫我们去榨油了。榨油的小作坊离我们村不远，就在一个小村的菜场旁。清晨六点到起床，急急忙忙赶到那，还是晚了，因为已经有好多人排在我们前头了。

榨油分炒熟，压榨，过滤分离。炒菜籽的机器，很像茶叶的滚筒式杀青机，原理是一样的。炒菜籽对于火候的把握很重要，炒得太生影响出油率，炒得太熟影响油品的口感与色泽。所以炒的时候，烧火的人时常会拿出几粒菜籽在凳子上碾，看熟得怎么样了。压榨与过滤分离比较简单，过滤的时候要加点盐水，盐水有澄清的作用。

母亲说现在榨油和以前比方便多了，以前灌

油的时候还要把瓶放在冷水里，因为出来的油是热的。我知道母亲又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榨油的事，那时候的我还在上幼儿园。油是去三北榨的，离我家住的地方有点远。当时大伯是开拖拉机的，常常拉着一车的菜籽与几个女人（大多是亲戚）就出门了。当天跑到三北，并不能当天回，因为榨油的人实在太多了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，当时这里是菜籽油的主产区，因为基本每块地上都种这个。到了那里，几个人卸了货，过完秤，就只能干等在那里。幸亏大伯在三北邱王有个亲戚，几个人饭就在那家吃的，晚上也是借宿在那里的。母亲到现在还常常提起那家人，说那里的米饭又白又香。我不知道是这米饭真好吃，还是被主人的好客所感动的。

当我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已经轮到我家榨油了。282斤菜籽，几道工序下来，榨出十多桶油，最后称了一下，净重108斤，出油率快接近百分之四十了。自己榨的菜籽油真的不一样，色泽金黄，气味芳香，而且黏度大，不像买来的油像水一样，这是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。其间有许多路过的人停下来问我们买菜籽油，我们当然是不卖的，自家人吃还不够呢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作协主席荣荣老师2015年的一个新年愿望，就是：“过年了，希望不要再吃地沟油了。”这种痛心疾首的想法，我是很能理解的。毕竟这个年头谁都希望自己活得健康。

回来的时候，一家人坐在车里聊了很多，也有很多感叹。车子里载着这一百多斤的油，似乎这一年都放心了。

总第5908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沈欣

招聘启事

宁波鼎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招聘**事务所合伙人、注册会计师项目经理、审计助理**若干名，真诚邀约、共创事业！

有意者请致电面谈。

联系电话：18968345181、87207908、87207903、87207901